



唱 本

# 闹“仙”洞



北方文艺出版社



唱 本

# 鬧“仙”洞

北方文藝出版社

1964年·哈尔滨

716.4  
865  
395515



唱 本  
鬧 “仙” 洞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黑出字第002號

黑龍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黑龍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frac{11}{16}$  • 字數 14,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書號：0168

統一書號：10·155

定價：七 分

## 目 录

|         |          |
|---------|----------|
| 借 錢     | 郭鴻助(1)   |
| 送 魚     | 張國泰(4)   |
| 開“仙”洞   | 高中興(10)  |
| 何文進初會癩狼 | 延洲改編(14) |

## 借 錢

郭 鴻 勛

說的是有个小伙本姓韓，  
他的名字叫常全，  
腰寬背闊身体棒，  
粗眉大眼方臉盤。  
小常全前年初中毕业了，  
自动回乡生产种庄田。  
众社員看他为人好，  
选他当了會計員。  
小常全工作积极入称贊，  
找了个对象叫秀兰。  
秀兰是常全姨母女，  
两姨結亲分外“近便”。  
这一天常全吃过早飯往队里  
去，  
正經過他岳母的小瓜园。  
他岳母正在瓜地站，  
滿面帶笑喊常全：  
“你着急忙慌哪里去，  
二姨我种的甜瓜开了园，  
赶快进来尝尝新，  
我还有事儿对你說。”

小伙子一听心欢喜，  
大步流星进瓜园，  
只見那滿地瓜果翠綠色，  
碗大的香瓜黃白青綠样样全。  
老太太摘来一个“虎皮脆”，  
小常全咬一口 稀酥崩脆杠口  
甜。  
老太太一边擦瓜一边笑，  
悄声細語叫常全：  
“二姨我有点小事儿想求你，  
不知你能不能答应咱？”  
常全說：“二姨，有啥事您就快  
快讲，  
我如能办到不拖延。”  
老太太一听心欢喜，  
凑到跟前开了言：  
“供销社昨天来了大絨布，  
我想要买上一块給秀兰，  
怎奈手头太紧干着急，  
听说队里还有錢，  
你悄悄借給我三十块，

过上几天我就还。”  
小伙子听完不言語，  
寻思半晌开了言：  
“別的事情我能办，  
这件事情实在难。”  
老太太一听不高兴，  
嘴儿一撇叫常全：  
“二姨头次来求你，  
买东西又是为了小秀兰，  
暂时借个三五日，  
难道二姨我不还？”  
小常全含笑尊姨母，  
听我向你說周全：  
“全体社員信着我，  
叫我管賬又管錢，  
公款要是随便动，  
怎能对起众社員？  
队里錢留着上繳机耕費，  
你想要借有困难！”  
老太太一听心好恼，  
指着小伙子鼻尖叫常全：  
“哪个人沒有仁亲和俩厚，  
你为啥胳膊肘朝外不顾咱？  
常言說是亲就有三分相，  
再者說我借錢还不是为了小秀兰！”  
小伙子一听忙陪笑，

叫声二姨你別煩：  
“公款实在不能动，  
自私的事儿別找咱。”  
小常全說罢轉身往外走，  
出了瓜园一溜烟。  
老太太一見冲冲怒，  
罵一声六亲不认的小常全：  
“我是你丈母娘不是你大嫂，  
你敢这样对待咱！  
我要去找你的爹，  
看他对我有何言！”  
老太太一怒去把常全爹找，  
回头再說說小常全。  
小伙子劳动到日落回家轉，  
一进门看見爹爹正抽烟，  
但見他滿脸怒气眉头皺，  
見常全怒气冲冲开了言：  
“小冤家你还有脸来見我，  
全队的人都叫你給得罪完。  
秀兰娘上午找你去借款，  
为什么說三道四那么严！  
听我話赶快給她送錢去，  
別惹我大老头子心发煩！”  
小常全聞听把爹叫：  
“当會計掌握制度应当严，  
老支书屡次三番教导我，  
公事公办理当然。”

老头子一听更来火，  
小烟袋一劲梆梆敲炕沿：  
“我問你，你是誰的儿子应当听誰的話？”

常全說：“公是公私是私做事不能偏！”

老头子一听气炸肺，  
拳头一举奔常全。  
小伙子一看說不好，  
两腿一登往外窜。

小常全一气跑到生产队，  
坐在凳子上犯了难：  
不借公款爹生气，  
要是动用心眼偏。

左思右想心緒乱，  
脑袋里好似塞进一堆乱麻团。  
忽然从門外进来人一个，  
声音宏亮叫常全：

“小伙子，为啥还不去睡觉，  
莫非你在想秀兰？”

小常全台头一看心里亮，  
原来是党支部含笑站面前。  
他急忙站起身来叫大伯：  
“請你快快帮助咱。”

支书說：啥事把你急成这个样？  
坐下来，詳詳細細对我談。  
小常全从头到尾說一遍，

老支书哈哈大笑叫常全：  
“这件事你处理得完全对，  
这才是人民公社的好社員！  
好啦！你赶紧給我回家去睡觉，  
这件事情以后談。”

老支书說完就往門外走，  
小伙子双眉紧皺心发煩：  
老支书平常对人心最热，  
为什么这事毫未挂心間？  
莫非他将这看成我們的家务事，

他怕不好处理有意躲清閑？  
小伙子越思越想心越乱，  
不知不觉亮了天。

吃过飯，他一心下地把活干，  
正好又路过岳母小瓜园。  
他岳母偏巧又在瓜地里，  
挎个筐弯腰摘瓜忙的欢。

小常全一見刚要躲，  
老太太笑容滿面喊常全。  
小伙子一看溜不掉，  
无話找話先开言：

“二姨，摘这么多瓜干啥用？”  
老太太笑嘻嘻地开了言：  
“昨天我不該私自借公款，  
从今后再也不給你添麻煩！”  
小伙子一听心納悶，

一时猜不透二姨到底为哪般。  
小伙子心里无数正发愣，  
忽然从他二姨家里走出俩人奔  
瓜园。  
前面走的是支书张大伯，  
常全爹跟在后边乐颠颠。  
老头子一边走着一边喊，  
叫声亲家真逗咱：  
扔下我俩你不管，  
馋的我俩嘴发酸。  
两个人连说带笑进瓜地，  
老头子满面含笑叫常全：  
“我昨晚不该埋怨你，  
都怪我上了年纪心眼偏。”  
小常全一听更纳闷：  
爹为啥不再生气埋怨咱？  
老支书乐嘿嘿地把常全问：  
“你是不是给丈母娘送钱到这

边？”  
小伙子一听把头晃，  
老支书又把常全来埋怨：  
“当个会计不认亲，  
儿子不听老人言，  
翅膀硬了不听話，  
你可活活气死咱！”  
逗得老太太噗嗤笑，  
说的常全爹一旁也笑开颜。  
小伙子一看恍然大悟心里亮，  
走上前拉住支书开了言：  
“为了我们家事务，  
劳你操心给你添了麻烦。”  
老支书说：“我若是抄手不管愁  
坏了你，  
我害怕你那个秀兰埋怨咱。”  
老支书说罢哈哈笑，  
笑声充满了小瓜园。

## 送 魚

张 国 泰

金风起秋天到田野一片黄，  
远看去庄稼起伏像海洋。  
单说那黎明公社红光队，

这个队座落紧靠松花江。  
仲秋节这天红光队副业组撒了  
一网，



这一网打上魚儿几十筐。  
队委会决定将这些魚給社員  
分下去，  
让大家在节日里高高兴兴尝一  
尝。  
当天晚間就鳴钟召集大家把魚  
取，  
一霎时大队院里人声吵杂灯火  
輝煌。  
大队會計郭玉良一手执笔一手  
掌秤，  
老牛倌叼着烟袋帮着往秤里把  
魚装。  
拿到魚的社員說說笑笑陸續走  
出去，  
沒多久魚也快分淨人也要走  
光。  
此时院中只剩下张大愣同社員  
十多个，  
他們正兴高彩烈天南海北在唠  
家常。  
郭會計分完魚放下笔擦擦头上  
汗，  
老牛倌擦擦手上的魚鳞又把烟  
装。  
他嘴叼着小烟袋面帶喜色，  
忽然像想起什么事叫声玉良：

“我們着急忙慌忘了一件事，  
分魚时怎么未想着咱們書記刘  
晓光！  
老刘他為我們辛辛苦苦，  
咱們該給他一条大魚表表心  
腸。”  
正唠咯的人听了老牛倌这一番  
話，  
齐呼拉跑过来围住郭玉良，  
有的人怪會計想的不周到，  
有的說不該把書記扔在一旁，  
有几个将手中的魚儿一劲往回  
退，  
叫會計快快送給刘晓光。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正然起  
哄，  
郭會計微微一笑开了腔：  
“大家伙先別吵来先別嚷，  
这件事我已經早有主张。”  
他說罢轉身拿过一个洋鉄桶，  
原来桶里装着一尾鯉魚足有二  
尺长，  
那鯉魚头朝下来尾朝上，  
大尾巴半拉紅来半拉黄，  
銅錢大的魚鳞迎着灯亮金光  
閃，  
真正是名不虛传“江中王”。

张大愣說罢提着魚桶走出去，  
众社員围起老牛倌問短問长。  
沒片刻张大愣空手跑回院，  
只見他高兴得脑袋直晃蕩：  
“你們看，刘書記二話沒說連魚  
帶桶全收下，

他还說，大愣呀怎么也不能让  
你面上无光。”

张大愣自吹自捧說得正起劲，  
从外边来了書記爱人王桂香，  
她手中拎着盛魚桶，  
大鯉魚仍旧原封不动在桶里  
裝，

她将魚桶放在地上开言道：  
“大愣呀，你为啥給我家偷着  
去安脏？

你将桶放在外屋一声不吱回头  
就跑，  
老刘叫我問你这是搞的什么名  
堂？”

张大愣被問得啞口无言說不  
出話，  
郭會計滿面帶笑口尊大嫂請听  
其詳：

“队里分魚本是家家有份，  
你家的魚硬不要可不相当！”  
王桂香聞言一撇嘴，

說：“老郭你这是大瞪俩眼睛  
唠唠，

我們家一共只有人两口，  
为什么分的魚反比別人的大又  
长？

老刘說你們这么做根本就不  
对，

从这一点看你們还不了解刘晓  
光。”

王桂香說罢轉身走出去，  
郭會計手摸脖子无了主张，  
众社員面面相覷无言語，  
有的互相議論有的一劲嘟囔。  
老牛倌用挑战的目光瞅瞅张大  
愣，

說：“大愣呀，你还有啥好主  
张？

你要有法就赶紧使，  
使晚了休怪我老头逞刚强！”  
张大愣聞言一劲摆手，  
老牛倌手捻胡須开了腔：  
“大家伙既然沒有好办法，  
我老头倒有一个好主张，  
俗語說治病應該对症下药，  
喜欢辣的人應該給他多加姜，  
老刘他對我們亲如兄弟，  
送魚事又是大家共同主张，

依我說咱們都到他家去，  
他不收咱不走跟他勁上。”

众人聞听齐叫好，  
說：“老人家将来准能把軍師  
当。”

众社員吵吵乱嚷剛要朝外走，  
忽听有一个洪亮声音响在耳  
旁：

“这般时候大家还不回家去圓  
月，

为啥还在这儿鬧嚷嚷？”

随声音由門外进来人一个，  
看年紀有四十开外高大身量，  
但見他穿戴整齐又朴素，  
面孔慈祥两眼放光。

众社員見来人忽地声齐围上  
去，

来的人正是党支部書記 刘晓  
光。

刘書記和大家亲热的唠了几  
句，

慢慢地将脸儿轉向郭玉良，  
帶笑說：“老郭呀你怎么也成心  
和我过不去，

为什么領头做了这么大一篇文章？”

郭會計张口結舌答不上話，

老牛倌哈哈一笑搭了腔：

“老刘，这不怪會計是大家主  
意，

你朝天辛辛苦苦比大家多吃一  
口又有何妨！”

刘晓光聞言叫大伯：

“你老人家这么說可不妥当，  
讲辛苦比我辛苦的人不知有多  
少，

要照你的說法大概还得杀猪宰  
羊？”

老牛倌被問得干眨眼睛回答不  
上，

张大愣口称書記請听端詳：

“你是大队的領導社員主腔骨，  
为农业多打粮你日夜奔忙，  
給你一尾大魚是大家敬你領導  
的好，

这点事还用得着你放在心上！”  
刘晓光聞言喚大愣：

“我一定要記住大家这片热心  
腸，

共產黨員为大家办事是他天  
职，

哪能做点工作就另搞名堂！”

张大愣一时也对答不上，

众社員七言八語开了腔，

有的說：不管你怎么說不要大魚就是不對，

這說明你同我們不是一條心腸；

有的說：我們這份心意你要不接受，

我們就不回家不圓月和你泡上。

劉書記說：“怎麼說我也不能特殊化，

你們要硬讓我特殊化除非松花江水不再黃！”

郭會計這時也認識到自己做的有些不太對，

他急忙又給劉曉光來把忙幫，說：“劉書記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我們對他愛戴何必非在一尾魚上。

我看張大愣和劉書記把魚換換罷，

大過节的別老在這裡消磨時光。”

郭會計說罷瞅瞅張大愣，張大愣急忙將臉兒扭向一旁。

眾社員你推我讓誰也不把魚換，

老牛倌瞅瞅眾人開了腔：

“既然大家都不願和老劉把魚換，

你們看我倆換換可相當？”

大家一見不便再說不字，

只好來個順水推舟齊說：“相當！”

這時候大地已成銀白色，

一輪明月早已爬過東牆。

老牛倌手拎着鯉魚往家走，

他心裡暗暗贊美劉曉光：

老劉啊，都說是宋朝的老包為官最清正，

依我看你比老包還要強。

我要將這尾鯉魚好好做一做，

做好後一定請你嘗一嘗，

反正是這條魚你要吃不到嘴，

我老头晚上睡覺都不香！

老牛倌一邊想着一邊走，

不一會來到了自己家門旁。

諸同志要問以後怎麼樣，

那還得去問劉曉光。

## 鬧“仙”洞

高中興

有一个車老板本姓肖，  
爱說爱笑还爱吵吵。  
因为他长的粗又大，  
人們都叫他大老肖。  
队里的更信王老好，  
和老肖他們是亲“連桥儿”。  
王老好老头最迷信，  
脑袋里不是鬼神就是妖。  
大老肖专好和他謗道，  
他两个到一堆儿可就熱鬧。  
这屯子西头有条南北道，  
在道西有那么一个大土包，  
屯里的老輩人都知晓，  
早先是个烧砖的窑。  
土包上边长些蒿草，  
下边长些个柳树毛，  
旁面有一个圓圓洞，  
洞口粗細儿賽人腰。  
有人說是狐仙洞，  
王老好听风是雨就去把香烧。  
偏偏被老肖碰見了，

哈哈大笑罵罵吵吵，  
“老好你真是活宝，  
耗子窟窿也把香烧？”  
老好低声不叫他嚷，  
大老肖故意偏吵吵。  
两个人鬧了一陣算拉倒，  
不料却被孙叨叨他听着。  
孙叨叨过去不务正道，  
专靠着跳神装鬼混吃烧儿。  
如今晚再沒人信他那套，  
他那个騙人的买卖也不打么。  
他听說王老好烧香的事，  
接着高他又造开了謠儿，  
他偷偷告訴王老好儿：  
“洞里的狐仙叫胡天彪，  
他已經炼就千年道，  
渾身上下一身白毛。  
我从那洞里討过药，  
那仙丹不管啥病全能治疗。  
不信我給你画上符一道，  
星星出全把它一烧。

用紙蒙上个白飯碗，  
把它就往洞里头擱(高)。  
烧香磕头一祷告，  
明天早晨你再去瞧。  
碗里准有仙丹药，  
碗口紙儿还蒙着。”  
孙叨叨大瞪俩眼掏瞎話，  
王老好信以为真記的牢。  
这一天老好得感冒，  
脑袋疼痛浑身发烧。  
求孙叨叨給画符一道，  
一切照办不差分毫。  
孙叨叨一看他真上了套儿，  
背地偷偷想出鬼招儿，  
弄一些阿斯匹林头痛片儿，  
擰成細面用紙包。  
黑夜偷偷送到洞里，  
第二天老好起早就去瞧，  
碗里真有仙丹药，  
他越寻思越奇巧。  
拿回家吃下去发点汗，  
身上果然就不发烧。  
急忙去給孙叨叨道謝，  
叨叨說你可別对外人学。  
王老好越发听信孙叨叨話，  
因此他打心眼里佩服孙叨叨。  
有一天他老伴犯了老病儿，

胸口疼的直不起腰儿。  
他又去把孙叨叨找，  
孙叨叨一見喜上眉梢，  
暗想：上次我白搭好几片药，  
这回得把油水捞。  
想罢多时面带笑：  
“老好二哥你听着，  
二嫂这病是个老病儿，  
沒有好药难治疗。  
若真打算討点好药，  
得先把老仙答对乐了。  
讲不了你得破費点……”  
王老好心里早明了，  
“若能把老老伴病治好，  
花錢花物我都认掏。”  
孙叨叨一听嘿嘿笑：  
“別的东西用不着。  
你杀只小鸡蒸煮好，  
一碗白酒不用点着(燃着)。  
放进洞口就算妥，  
明天一早儿你去瞧，  
如果是上供的鸡酒全不見，  
那仙丹妙药准討着。”  
老好答应回家去，  
杀一只小鸡退了毛。  
收拾利落用鍋煮，  
加上些油盐酱醋和花椒。

偏巧大老肖晚間来把門串，  
討药事被他全听着，  
他和王老好爭論好一陣，  
王老好百般不听鬧个白吵吵。  
大老肖无奈回家睡覺，  
王老好拿起鸡酒奔土包。  
供上小鸡倒上了酒，  
意秉心誠祷告一遭。  
祷告完回队里去把更打，  
再說那个孙叨叨，  
一觉睡醒听見鸡叫，  
急忙爬起向外蹊。  
他反穿一件羊皮袄，  
外面露着一身大白毛儿。  
出門来紧貼着牆根走，  
跑几步来猫一猫。  
路过大老肖門前时他加紧脚步，  
不成想脚下一滑摔一跤。  
老肖家的小狗听見动静汪汪咬，  
狗一咬惊醒了屋里的大老肖。  
他急忙爬起披上大棉袄，  
从門后摸把大鉄鍬，  
走出門来揉揉眼睛四下看，  
見一个白东西一晃而过影綽綽。

哎呀！  
这准是狼进屯子叨猪羔儿，  
他急忙两手握紧鉄鍬，  
迈开大步往前赶，  
一直撵到大土包。  
仔細一看不对劲儿，  
狼它哪有那么粗来那么高？  
呵，想起来了，  
老好今天下晚又討药，  
煮熟的小鸡在这供着。  
这准是东院那条大白狗，  
聞着香味往这儿蹊。  
他悄手蹊脚往近靠，  
一直貼到柳树毛儿。  
那白狗半截前身钻进洞，  
蹶着屁股弓弓腰。  
老肖一看說不好，  
它要把上供的小鸡叨。  
他悄悄往前又跨一步：  
“着家伙！”  
啪嚓，就拍了一鉄鍬。  
拍一家伙它还没跑，  
吱溜溜钻进洞去看不着。  
老肖有心要使鉄鍬砍，  
不行，砍死人家狗我还得包。  
老肖忙用鉄鍬把杵，  
怎么杵它也不往外蹊。

气的老肖站在洞口罵：  
“好畜牲我真該叫你脑袋开了  
瓢儿！”

夜靜声音传的远，  
被打更的老好他听着。  
他慌里慌张往这跑，  
跑到近前問老肖：  
“你半夜三更不睡觉，  
干嘛跑到这来瞎吵吵？”  
老肖将經過說一遍，  
王老好一听发了毛，  
他上前捂住他的嘴，  
趴耳朵小声告訴老肖：  
“休当狗，休当猫，  
这就是那位胡天彪，  
有灵有圣来舍药，  
快快跪下別吵吵。”  
老肖一听哈哈笑：  
“你咋叫鬼迷住了？  
明明是那条大白狗，  
是我方才亲眼瞧。  
不信我再往外打，”  
說着又把家什操。  
老好上前把他抱住：  
“你是爹可別給我惹祸苗。”  
大老肖哪听那一套，  
把老好拥个仰巴跤。

使鍬把狠劲往洞里“碓”，  
王老好急忙跪下来祷告：  
“大仙大仙休見怪，  
我姓王来他姓肖。  
我滿心救你救不了，  
請你快借土遁逃。”  
大老肖又是气来又是笑，  
摸起砖头儿往里抛。  
怎么打它还是不往外跑，  
不由气坏了大老肖：  
“今天我豁出被你咬，  
放下家伙我使手掏。”  
王老好急的不是好声叫：  
“老肖！老肖！”  
大老肖早就猫下腰，  
一把抓住好像人脚，  
扯着俩腿往外捞(涝)。  
只听媽呀一声叫，  
孙叨叨被拉出爬起就要逃。  
老肖哪容那个劲儿，  
大手一伸把他薅。  
仔細一看哈哈笑：  
“老好老好你快来瞧。  
方才你正沒猜对，  
哪是胡天彪是羊天彪。”  
王老好不敢往近靠，  
哆哆嗦嗦把手电掏。



从上到下这么一照，  
哎呀呀，  
原来还是那个孙叨叨。  
只見他手里攥着一包药，  
脑袋碰了两个包，  
鸡肉沾了一皮袄，  
一个饭碗也轧碎了。  
王老好真相大白冲冲怒，  
上前就把老肖的铁锹操：  
“原来是你装神又弄鬼，  
今天我非打你个胡天彪！”

孙叨叨吓的朝后退，  
大老肖从中紧拉着，  
叫声：“老好你不要打，  
打坏了叨叨你要沾包。  
咱们将他送到队上去，  
明天叫他对大伙学一学。”  
第二天全屯召开了群众会，  
会上批评了孙叨叨。  
大家会后动起铁镐，  
掘平了那个大土包。

## 何文进初会瘸狼

延 洲 改 编

大队长思想麻痹上了当，  
印把子落在坏人手里边，  
大队会计陈广西是个坏分子，  
他执掌了全队的财政大权。  
陈瘸子人称瘸爹是队委，  
他本是披着人皮的豺狼险又  
奸，  
偌大的小陈庄成了他家天下，  
明装人暗使坏握有实权。  
他老婆烂菜瓜又毒又狠，

当上了大队仓库保管员。  
大队长陈广清立场不稳，  
辨不清敌和我陷入敌人套圈，  
他好像吃了迷魂药，  
还觉得小陈庄太平无事挺安  
然。  
这一来小陈庄乌云遮了当头  
日，  
这一来小陈庄邪气上升起黑  
烟，